

阿玛杜·库鲁玛的文化身份认同

——以《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为例

余沛林

【内容提要】文化身份认同是非洲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科特迪瓦作家阿玛杜·库鲁玛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融入自身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批判性思考。在他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小说《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尤其体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身份认同。本文将从阿玛杜·库鲁玛对黑人精神运动的继承与批判入手，从文本出发，通过对阿玛杜·库鲁玛就非洲现实问题的批判与对非洲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阿玛杜·库鲁玛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体现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意义。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黑人精神运动；阿玛杜·库鲁玛；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

【作者简介】余沛林，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法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语文学（北京，100000）。

引言

科特迪瓦作家阿玛杜·库鲁玛 (Ahmadou Kourouma) 被誉为“幻灭的作家”。1994 年，阿玛杜·库鲁玛受邀访问吉布提，了解到索马里童子军的悲惨遭遇。以此为灵感，他于 2000 年发表了小说《人间的事，安拉

也会出错》(Allah n'est pas obligé)。故事讲述了比拉西玛作为一个童子军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悲惨遭遇,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并一举摘得雷诺多文学奖。阿玛杜·库鲁玛青年时参加过法国的非洲军团,而后前往法国里昂求学并工作。其一生一直往返于科特迪瓦与法国两地,使其产生了复杂的文化身份认同。一方面,面对长期受法国殖民统治的非洲大陆,阿玛杜·库鲁玛对于当下非洲的文化产生了信任危机,而另一方面,作者也尝试通过对非洲本土文化的重新挖掘,以期重新建立专属于非洲文化的尊严。本文以《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为蓝本,结合阿玛杜·库鲁玛对黑人精神运动的继承与批判,厘清阿玛杜·库鲁玛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意义。

一 黑人精神运动的继承与批判

作家的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是非洲文学作品探讨的一大议题。尤其是在脱离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之后,非洲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出现了复杂化的趋势。一方面,非洲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独立,成为非洲近代以来的一大令人喜悦的进步;而另一方面,面对独立后仍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以及脱离了长期殖民的社会运转轨迹,非洲大陆又陷入迷茫。复杂的社会环境致使作家对文化身份构建的讨论越发热烈。而阿玛杜·库鲁玛,作为科特迪瓦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复杂的文化身份构建也尤为明显。

在探讨现当代非洲文学以及作家时,不能不提及黑人精神运动(Négritude)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后续的批判。从词语的构成来看,“Négritude”来源于法语中的“nègre”。“Nègre”本义为“黑色的”,其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在殖民时期,该词用来指代撒哈拉以南的原住民,这是一种对黑人群体带有强烈贬义的称呼。^①黑人精神运动的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美国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当时美国已形成具有群体规模的黑人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力图树立在美黑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继承与弘扬非

^① <https://fr.wikipedia.org/wiki/N%C3%A8gre>, Accessed 2020-03-15.

洲传统文化,并鼓励黑人群体积极参与美国社会生活。^①美国黑人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黑人群体,而法语地区的黑人精神运动最早由在法留学的黑人大学生发起,主要先锋成员为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列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以及雷昂·贡特朗·达马斯(Léon Gontran Damas),通过创办《黑人学生》(*L'Étudiant noir*)杂志,反对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并歌颂黑人文化,以唤醒黑人的自豪感与责任感。^②

既然黑人精神运动强调对非洲价值的发掘与反思,那么在文学领域,其突出特点就是对非洲传统书写价值的重新发掘,以展示黑人的光荣历史和精神力量,维护“黑皮肤”的尊严。^③在20世纪初期,非洲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并通过西方文学,尤其是宗主国文学的模仿完成文学创作的过程。^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受黑人精神运动影响,非洲作家逐渐抛弃了这种创作模式,开始将关注点转向非洲文学传统。因此,许多作家整理了非洲长期以来的神话故事、口述历史以及民间文学,以此为基础进行文学创作。在此期间,非洲文学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出现了许多以爱国、歌颂非洲传统、提升非洲自我认同为主题的优秀作品。

但随着黑人精神运动的发展以及非洲社会形态的转变,黑人精神运动逐渐显示出其弊端,并开始被部分非洲知识分子所批判甚至摒弃。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迎来独立后,非洲并没有实现如其期盼的发展,社会矛盾仍然突出,甚至更为复杂多元。军阀割据、内战、贫困、对资源高度依赖等情况仍然困扰着非洲大陆。在这种情况下,黑人精神运动开始遭到了许多作家的质疑和批判,甚至逐渐丧失其活力以及影响力:他们认为黑人精神运动带有极为强烈的自恋性,导致非洲人一味陶醉于过去,阻碍了非洲人认清现实,实现自我发展的进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曾公开批判黑人精神运动,他指责一些作

① 张宏明:《黑人传统精神运动产生的历史氛围——论美洲黑人运动、思潮对黑人传统精神运动的影响》,《西亚非洲》1994年第3期,第51页。

② 施雪迎:《“黑人性”运动的文学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80页。

③ 黎跃进:《20世纪“黑非洲”地区文学发展及其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15页。

④ 黎跃进:《20世纪“黑非洲”地区文学发展及其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14页。

家仅满足于“向后看”，从古老的荒野中寻找遗忘的瑰宝，却不愿意向前看、向内看，没有真正进入当下，进入弊病重重的社会现实。^①因此，在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面前，黑人精神运动逐渐被作家抛弃，而新的文化身份构建也由此展开。20世纪60年代后的作家，将目光更多投向非洲的现实当中，加入自己的思考，以期找到解决非洲问题的良药。

而阿玛杜·库鲁玛则属于批判性继承黑人精神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阿玛杜·库鲁玛文化身份构建的复杂性则体现在其对黑人精神运动的态度始终具有双重性的特点。阿玛杜·库鲁玛将视角对准非洲社会当下种种问题，并对其进行思考与批判，体现出一种“向前看”的精神。之所以被称为“幻灭的作家”，是因为在阿玛杜·库鲁玛的作品中，部落战争、腐败、童子军等现实问题常常成为其作品的题材，作者本人也在作品中融入了尖锐的批判。正如阿玛杜·库鲁玛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出版后所言：“对于非洲，一百年以前是奴役，五十年以前是殖民主义，二十五年以前，是冷战，现在呢，只是骚乱。”^②

阿玛杜·库鲁玛对于非洲现实问题的尖锐批判，导致其在科特迪瓦乃至非洲备受冷落甚至排挤。其第一部作品《独立的太阳》最早被法国门槛出版社拒稿，而后被魁北克大学出版社赏识得以出版。其作品一经问世，便得到法国文学界的高度赞赏。随后的三部小说都得到了西方文学界的高度认可。阿玛杜·库鲁玛在青年时期前往里昂求学，学习精算专业，而后成为精算师，并娶了法国人为妻。由于其生活经历以及作品对当时非洲社会的批判，阿玛杜·库鲁玛遭到科特迪瓦独裁政权的威胁与警告，不得不流亡阿尔及利亚，直到1994年政局稳定后才回到科特迪瓦，但最终于里昂逝世。因此，从作品接受的角度看，阿玛杜·库鲁玛的作品长期在西方社会受到追捧，而在非洲文坛遇冷。^③

面对来自科特迪瓦的质疑，阿玛杜·库鲁玛进行了反驳，并公开表达了其自身对于科特迪瓦的认同：“我从来都将自己定义为一位科特迪瓦作家，这点毫无疑问。科特迪瓦文学也始终存在。我也始终认为我是一

① 汪琳：《非洲文学中的文化身份困惑与重构》，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总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97页。

② 管筱明：《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译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240页。

③ Florence Paravy, “Feu croisé sur l’afropessimisme (E. Dongala, A. Kourouma)”, *Études littéraires africaines*, 2011, 32, p. 61.

个科特迪瓦人。”^①这种身份认同并没有因为长期留法，以及在作品中对非洲的现实问题进行批判而改变。并且，阿玛杜·库鲁玛也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表达了他对科特迪瓦文学的信心与认可。

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尽管对于非洲社会的问题做出了反思与批判，但阿玛杜·库鲁玛并没有完全否定黑人精神运动。正如上文所言，黑人精神运动的主旨是发掘非洲优秀传统文化及文化的价值，而在文学创作领域，黑人精神运动的影响则体现在对非洲文学传统形式的重新挖掘。在阿玛杜·库鲁玛的作品中，也时常能呈现非洲传统文学形式的复兴。从其第一部小说《独立的太阳》到最后一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阿玛杜·库鲁玛始终借用非洲传统文学形式进行创作。最突出的手法即对传统口述以及本地方言马林凯语的运用。在阿玛杜·库鲁玛看来，传统口述以及马林凯语不仅体现了非洲人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能帮助他讲好非洲当下的故事，从而使其作品体现出高度的非洲特性。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阿玛杜·库鲁玛的文化身份认同首先建立于“是一名科特迪瓦人”的基础之上，同时对于科特迪瓦的现状进行批判与反思。因此其文化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批判性。阿玛杜·库鲁玛对科特迪瓦以及科特迪瓦文学持认可态度，复杂的经历以及来自非洲社会的质疑无法割裂他与科特迪瓦的种种联系。而对科特迪瓦的深切热爱以及对科特迪瓦文学，乃至非洲文学的强烈使命感，使其在文学作品中传递出对非洲社会现实高度的批判性。因此下文将从对非洲后殖民时代社会种种弊端的批判从而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以及通过弘扬与复兴非洲传统文化从而重构文化身份认同两方面入手，对阿玛杜·库鲁玛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分析。

二 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进入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在迎来独立的同时，同样沉浸在迷茫失望的情绪当中，许多作家甚至在其作品中体现出一种非洲悲观主义

^① Bernard Magnier, recueil par Cheikh Dieng, “Yannick Le Bars et Éléonore Sens”, Entretien avec Bernard Magnier, in *Notre Librairie*, n°87, *Littérature de Côte d'Ivoire*, II, p. 10

(afro-pessimisme) 的情绪。^① 阿玛杜·库鲁玛即身处该行列，其作品也将视角对准非洲独立后的种种社会问题，并且透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不仅如此，长时间在法国的受教育与生活经历，使阿玛杜·库鲁玛重新审视自身民族文化。因此，当阿玛杜·库鲁玛将视角对准科特迪瓦乃至西非社会的种种矛盾时，同样也表达出其对独立后非洲社会的质疑与批判。这种审视使其作品流露出对自身文化认知的不确定性。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阿玛杜·库鲁玛通过批判马林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以及当下利比里亚社会的战乱问题，表达出他的文化身份构建危机。

独立后的非洲，社会停滞不前既有外因又有内因。一方面，西方虽无法继续直接进行殖民统治，但开始采用更为隐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手段来控制原殖民地，以达到继续攫取原料、资源以及市场的目的。^② 而另一方面，非洲部分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洲社会的进步，使部分非洲人仍生活在愚昧、痛苦之中。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审视时，阿玛杜·库鲁玛敏感地发现部分传统文化无法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因此在作品中，作者首先将批判指向马林凯的传统习俗——割礼：

事先谁也不知道在丛林哪处举行割礼。鸡叫头遍时，少女们就从各家屋子里走出来，一个接一个钻进灌木丛，悄无声息地行走。当她们来到举行割礼的场地时，太阳正好在地平线上升起。我们不需要待在割礼现场，就知道在哪儿，少女们身上有什么东西给切除了。因此，妈妈身上有什么东西给割掉了。可不幸的是，血没有止住。她的血就像暴雨过后的溪水，汨汨地流淌。^③

主人公比拉西玛白描式的叙述平静且冷漠，好像是在叙述生活中一个平凡的场景。而正是这种不加任何修饰，且不带有感情判断的口述，与割礼的残忍血腥形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对比。从一个不需要进行

① Habiba Jemmali-Fellah, "Les œuvres de Hélé BEJI, d'Ahmadou KOUROUMA et de Patrick CHAMOISEAU: Entre désaveu et ébranlement", Paris VIII, soutenue le 27 mars 2015, p. 347.

② 汪琳：《非洲文学中的文化身份困惑与重构》，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总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98页。

③ [科特迪瓦]阿玛杜·库鲁玛：《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管筱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23页。

割礼的男孩的视角看,割礼的发生是平静的,甚至谈不上任何的仪式感,少女的恐惧与疼痛也无法从中体现。即使是在如此强烈的冲击下,比拉西玛的描述中也丝毫不见对割礼的批判。而作者正是借助于这种麻木,来凸显其对割礼这一传统的批判与思考。一方面,作者的批判来源于对非洲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非洲男性以及割礼本身的不人道进行讽刺。作者以小见大地传递了自身对于非洲传统习俗的思考与批判。

此外,封建迷信也成为阿玛杜·库鲁玛批判的对象。在作者看来,封建迷信不仅使非洲大陆长期笼罩在愚昧之下,甚至对人性造成了腐蚀。封建迷信顽固禁锢着非洲部落,使非洲与现代社会脱节,并且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例如比拉西玛的母亲因割礼感染,许久难以治愈,家人便找来巫婆施法,巫婆在作完法术后认为母亲是水牛精的“阿瓦塔”(在马林凯语中,“阿瓦塔”意为化身),因作恶太多导致自己吞噬自己,因此割礼后伤口久久未愈,而母亲也因此被认作全村最大的巫婆。致使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没有人敢与之发生任何接触,包括亲生儿子比拉西玛,母亲最终在痛苦与孤独中等来死亡:

我仍然不拿正眼瞧妈妈,按非洲人的说法,肚子里,或者按法国人的说法,心里带着疑惑和犹豫。我怕妈妈哪天也吃了我的灵魂。你的灵魂被人吃了,就没法再活下去了,不是病死,就是出事送命。总之不得好死。外婆解释说妈妈是被安拉赐死的,是他让妈妈得了溃疡,又让她留了太多的眼泪而死。因为安拉在天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间的事儿他不必件件都不出错。^①

一方面,作者通过对极为普遍的生活场景的描述,向读者介绍了当地人对巫术的敬畏。并且,对巫术的迷信体现出极为典型的拜物教特点,赋予自然物质超自然力量,并将人的命运与其结合。在阿玛杜·库鲁玛看来,深深植根于马林凯文化中的拜物教传统反映出当地人对自然力量的崇拜。而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对“阿瓦塔”的介绍以及比拉西玛的口述,向读者传达其自身对马林凯传统信仰的反思:这种宗教并未挽救处于不幸的人,反而将不幸的人推入更为不幸的深渊。这种过度的自然崇

^① [科特迪瓦]阿玛杜·库鲁玛:《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管筱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30页。

拜给封建迷信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给一些落后的陋习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因此，从阿玛杜·库鲁玛的描述中读者不难看出，独立后非洲的持续衰败与落后的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这种蒙昧无知不仅使非洲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也使非洲人民长期与未知和恐惧共存。此外，通过作者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读者也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非洲大陆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独立后如何重建“新非洲”，破除落后文化同样是非洲人急需面对的问题。传统糟粕给非洲社会带来的危机同样加剧了阿玛杜·库鲁玛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危机感。

非洲独立后的迷茫不仅来源于落后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当下的社会构建同样遮蔽了独立后非洲本该迎来的曙光。随着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洲作家们失望地发现，非洲人治下的非洲并不像原本构想的那样美好。阿玛杜·库鲁玛的作品中，无不透露对非洲新生政权，甚至是对国家领导人的批判：非洲新生政权尝试通过国家层面的统治，甚至暴力行为来掩盖或美化仍存在于非洲大陆的奴隶制行径。^① 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对童子军问题的批判构成了阿玛杜·库鲁玛对后殖民时代非洲大陆种种问题思考与批判的突破口。阿玛杜·库鲁玛借比拉西玛的视角，通过他的漫游旅程，逐步揭开独立后非洲大陆上的种种罪恶以及统治者对人民犯下的暴行。在作品中，作者运用反讽的手法，戏剧化地描绘了独裁者如何操纵民众选票，以达到独裁的目的：

“没有手臂，就没法选举。”这是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人没了手臂，就没法投票表决。因此，得砍掉大多数人、大多数塞拉利昂公民的手。抓住一个塞拉利昂人，先把他关起来，砍掉双手，再送到政府军占领区。刽子手对受刑者有两种处置办法。一为“短臂”，一为“长臂”。所谓“短臂”就是把受刑者的前臂齐手肘砍掉；所谓“长臂”就是齐手腕砍断。^②

非洲独立后独裁统治的荒诞通过比拉西玛的叙述传递给读者。利比亚军阀为夺取政权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伦理与道德底线。非洲获得独立

① Habiba Jemmali-Fellah, “Les œuvres de Hélé BEJI, d’Ahmadou KOUROUMA et de Patrick CHAMOISEAU: Entre désaveu et ébranlement,” Paris VIII, soutenue le 27 mars 2015, p. 42

② [科特迪瓦]阿玛杜·库鲁玛：《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管筱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182—183页。

后,多国政府军发动内战,为权力不惜残忍杀害民众。相较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大地上进行殖民掠夺,军阀混战下的非洲时时刻刻都有无辜百姓惨遭杀戮。人性的曙光并没有随独立一同到来,新的政权不过是继续延续西方殖民统治的残余继续对人民进行残害。正如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提出的“食人主义”:国家权力为了自身利益极度蔑视民众以及敌对党派生命,不惜大开杀戒,将非洲大陆化为血雨腥风之地。^①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阿玛杜·库鲁玛借比拉西玛之口,通过一系列对国家权力蹂躏人民的描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科特迪瓦前总统菲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同时,通过对后殖民时期社会腐败、军阀混战以及暴政等问题的批判,阿玛杜·库鲁玛也表达了他对非洲人民的同情和对非洲社会的担忧。

通过《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阿玛杜·库鲁玛揭露了传统文化糟粕以及殖民残余对非洲大陆的创伤,并且通过儿童的视角,给予读者极具冲击力的感官刺激,使读者与作者一同对非洲大陆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此外,阿玛杜·库鲁玛也通过一系列针对非洲现实问题的批判,表达了其作为非洲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三 本土视角下的非洲文化身份重构

面对独立后仍存在的落后传统和种种社会问题以及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作者开始寻求其作为一名非洲人的文化身份重构。如同许多受黑人精神运动影响的非洲作家,阿玛杜·库鲁玛同样将目光转向了非洲古老的历史传统,以期通过对非洲传统文化价值的重塑,从而恢复非洲文化的尊严,并以此对抗长久以来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欧洲至上主义”,提升非洲的话语权。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阿玛杜·库鲁玛将口述以及当地方言马林凯语植入作品中,利用非洲的传统文学创作手法,来讲述非洲当下的故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非洲传统文化,也以此矫正了长期被扭曲的非洲文化以及非洲形象。

一方面,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阿玛杜·库鲁玛大量

^① 宋志明:《权力和暴政的历史展演——索因卡“权力戏剧”评析》,《戏剧艺术》2020年第2期,第75页。

使用口述的叙述手法，用非洲传统的口述作为故事叙述框架，讲述比拉西玛作为一名童子军的所见所闻。口述文学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在非洲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传统口述具有本土性以及交互性的特点。相较于书面文字表达，一方面，非洲传统口述的主题集中于非洲当地的传说以及特有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口述促进了叙述者与听众之间的交互，因此这种叙事方式相比于文字表达有了更多的社交意义，使叙事者的表达更为直观且具象。

尽管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当代，而非洲口述的题材更多是古老的神话以及故事。这体现出阿玛杜·库鲁玛对于非洲传统叙事手法的价值的回溯与挖掘。《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就是由童子军比拉西玛的口述而推进的。在作品开头，作者用长达五页的篇幅，让虚构人物比拉西玛用口述的方式进行“自我介绍”。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比拉西玛向读者交代了他的基本情况以及些许经历：他是个黑人，法语讲得不好，他后面的叙事会用到数量庞大的非洲土语马林凯语，因此要借用《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进行解释。他还参加过童子军甚至吸食过毒品……故事的叙事就是从比拉西玛对自身过往经历的口述开始的。而阿玛杜·库鲁玛的文化身份构建也从比拉西玛的口述中展开。作者立足于口述的形式，在作品中大量融入非洲传统习俗与文化，以此来展现其对非洲文化的见解与思考，也让非洲以外的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非洲的风俗文化。例如在作品开头，比拉西玛用口述的方式对自己的过往经历进行了简单介绍：

在到达利比里亚之前，我是个无所畏惧也无可指责的孩子。我四处流浪，遍地为床……在进学校之前，我是托格巴拉村的一个皮拉割落——据《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皮拉割落”意为没有受过割礼的儿童。我在沟里奔，田里跑，钻进荆棘丛赶老鼠，爬到矮树下打飞鸟……在这之前，我是个在妈妈房间里爬的小家伙。而在地爬之前，我住在妈妈的肚子里。而在投胎之前，我也许在风中，也许在水中，也许是条蛇……^①

在比拉西玛这段口述中，读者可以对比拉西玛最初的生活状态有所了

^① [科特迪瓦]阿玛杜·库鲁玛：《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管筱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14页。

解,其口述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非洲当地传统特色,且在内容上充满了非洲原始拜物教的意味。在比拉西玛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成为人之前,所有人都可能是大自然中的任何一种元素。这种充满原始想象不仅带有专属于自然的浪漫色彩,同时也体现了非洲人对于自然的敬畏与亲密。并且,口述的大量使用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学话语的一种消解。长期以来,书面表达被认为是西方文学的正统表达方式,而口头叙述则代表了非洲文学的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书面文学常常成为精英知识群体的表达和交流工具,而口述文学则成为权力体系中沉默的发声。^①因此在西方文学话语体系下,口述这种叙述形式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自然而然以其为代表的非洲文学则被打上“落后”“原始”的标签。而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口述成为整部作品逻辑联结的链条。持续出现的口述不断吸引读者的注意,使读者不仅关注到口述这一叙述形式,并随着比拉西玛的口述对其描述的非洲社会做出思考,口述这一非洲传统叙事方式也因此与当代文本产生了有机互动。

另一方面,除了借口述这一传统叙述方式为纽带串联叙事的推进,在此基础上,阿玛杜·库鲁玛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还以法语为基础,中间夹杂大量马林凯语,进行文学创作。殖民时代,殖民帝国主义实施文化宰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的控制。通过将宗主国语言的“标准版本”移植入殖民地,从而对殖民的语言有意识地提升。而映射到殖民地文学方面,欧美批评家往往对那些能对“普遍的读者”(专指西方读者)言说的非洲作家大加赞赏,认为他们以欧洲语言进行的写作避免了非洲本土语言所带来的理解障碍。^②因此,阿玛杜·库鲁玛通过在文本中大量引入马林凯语,使宗主国语言与殖民地语言“平起平坐”地共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殖民话语的消解与颠覆。

马林凯语在作品中的大量使用,不仅是阿玛杜·库鲁玛对自身语言的一种赞许,而且更多体现了语意层面的文化认同。在作者看来,马林凯语是马林凯文化的载体,而作为这种语言的使用与传承者,马林凯语不仅在阿玛杜·库鲁玛的文化身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这种文化以及语言也在极大程度上滋养了他的文学创作。对于阿玛杜·库鲁玛来说,

① 段静:《口述、表演与叙事——非洲书面文学中的口头叙事研究》,《国外文学》2017年第1期,第44页。

② 姚峰:《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与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1页。

法语作为一种具有统治色彩的宗主国语言，无法对科特迪瓦社会作出具体且全面的反映，而是更多反映法国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用传统的马林凯语表现当地传统习俗以及当地人的生活风貌，更凸显了一种“非洲中心论”的思想。为了更好地原样反映科特迪瓦部落的风俗及生活习惯，又能减轻读者的理解障碍，在使用马林凯语时，阿玛杜·库鲁玛借比拉西玛的口述，辅以《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加以解释，以更好地展现马林凯语以及科特迪瓦部落原住民的生活状态。而马林凯语的使用在整部作品中主要涉及及名词，一些专属于马林凯文化中的概念。例如“爱米”，专指女性割礼后缠在腰上的包扎布，“爱米”的原意就是包扎（阿玛杜·库鲁玛，2011：15）；“加纳里”既可以指药水，也可以指手工烧制的陶罐器皿（阿玛杜·库鲁玛，2011：16）；“呜呀-呜呀”则代表无业游民（阿玛杜·库鲁玛，2011：106）……不难看出，大量马林凯语中名词的堆砌构成了十分生动的马林凯人的生活风貌。并且这种堆砌使得整部作品中马林凯文化特有的事物形成了一个系统，更为真实地从侧面勾画了马林凯部落的文化特点。这种极具当地特色的事物成为一种符号化书写，不仅还原了阿玛杜·库鲁玛对其自身经历的记忆，并且成为他身份构建中重要的环节。这种高度本土化的事物成为专属于马林凯人的身份象征。

此外，马林凯语的使用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自身文化的思考，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抗法语霸权的意图。从法国殖民者踏上非洲大陆以来，法国殖民当局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在殖民地大力推行法语教学，并排斥本土语言的流通与使用。法语不断挤占本土语言的生存空间，并将其边缘化，使民众在心理上产生了“法语高于本土语言”的认知。^①本土语言的生存状况日渐堪忧，且逐渐被殖民地民众所轻视。形成了“法语至上”的观念。而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以法语为基础，大量引入马林凯语的写作模式，使法语与马林凯语形成了一种对抗关系，阿玛杜·库鲁玛用非洲本质主义去对抗以法语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以期恢复非洲文化的“非洲性”。

例如在其作品中，依托比拉西玛的口述，阿玛杜·库鲁玛描绘了当地人对法语推崇以及对马林凯语的贬低：

^① 张弛：《法国对塞内加尔同化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6，第27页。

我之所以是个小黑鬼，是因为我法语说的不好。就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哪怕是大人，甚至是老人，甚至是阿拉伯人、中国人、白人、俄罗斯人，甚至是美国人，只要法语讲的不好，人家就说他讲的是小黑鬼的话，他就成了小黑鬼。这，就是日常法语法律的规定……而“非洲人的土话”，就是这样来形容这件事情没有价值。^①

由此可见，在西非当地人的观念里，对法语的掌握程度直接和身份地位相联系。在法国的殖民过程中，法语作为殖民工具的一种，不断侵蚀本土语言的生存环境，以逐步确立法语以及法国文化在殖民地的至高地位。因此，阿玛杜·库鲁玛借比拉西玛之口，讽刺了法国殖民当局对非洲本土语言的打压以及对非洲本土文化的压制。对于阿玛杜·库鲁玛而言，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共进退。语言的衰退是文化衰退的前兆，因此，发掘本土语言的价值不仅是对法国殖民话语体系的消解，更是对马林凯文化的拯救。

由此看来，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大量马林凯语的使用体现了阿玛杜·库鲁玛高度的文化认同以及文化自省。马林凯语的使用不仅很好地展示了马林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思维习惯，作者也由此入手，对马林凯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同时，马林凯语的使用不仅体现了一种对自身文化自发的认同，同时也是对法语至上、欧洲中心论的全然藐视。

综上，通过在作品中引入非洲传统口述以及马林凯语，阿玛杜·库鲁玛不仅向读者展示了马林凯部落的生存状态以及思维习惯，并且以此体现出作者对于马林凯文化的眷恋与认同。在此基础上，阿玛杜·库鲁玛立足于非洲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与反思非洲的历史，重拾非洲文化的尊严与自信，并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了有力抵制。

结 语

本文从黑人精神运动的兴起到批判入手，分析了阿玛杜·库鲁玛在

^① [科特迪瓦]阿玛杜·库鲁玛：《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管筱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10—11页。

《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带有批判性的文化身份认同。一方面，独立后的非洲，传统文化的糟粕以及种种社会现实问题仍使非洲大陆处于迷茫与失望之中，作者也通过批判封建迷信和传统文化糟粕，以及揭露腐败、独裁等政治问题表达其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而另一方面，作者仍然希望通过对非洲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继承，从而提升非洲文化价值，重塑非洲文化自信。阿玛杜·库鲁玛通过在作品中对非洲传统口述以及马林凯语的大量运用，不仅使读者更具象地了解了马林凯部落的文化，也提升了马林凯文化的自尊自信，同时也传达了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反抗。综上，阿玛杜·库鲁玛在《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中完成了在批判中继承非洲文化传统，在危机中重构文化身份认同的使命。

【责任编辑】宛程

serious brain drain, diseases, terrorism threat and etc.. Therefore, Nigerian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increase the number and the sca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s, and perfect the interschola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in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and further encourage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renaissance in local region, and then ensure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Keywords: Nigeria;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Policy

Discussion of Achebe's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Thought

Qin Pengju / 175

Abstract: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s, which is a way of literary existe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belong to ideology, but literature takes “aesthetic dimension” to counter the falsehood and cruelty of ideology. For African literature,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literature can not be separated for a moment, which is determined by its history and re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chebe's racial political criticism, language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political criticism about literature, and refutes the western ethnocentrism, language centrism and cultural cent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Achebe's “Middle” cultural thought inspired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of cultur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qual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ultures.

Keywords: Achebe; Political Criticism; Middle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of Ahmadou Kourouma—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Allah n'est pas obligé*

Yu Peilin / 194

Abstract: Cultural identi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African contemporary writers. The Ivorian writer Ahmadou Kourou-

ma constantly integrates his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into the literary creation. His last novel *Allah n'est pas obligé*, especially shows a complex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heritage and the criticism of Ahmadou Kourouma of the Négritude, based on the text, author hopes to learn about the Ahmadou Kourouma's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criticism of Ahmadou Kourouma of the problems in the African society and the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African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Négritude; Ahmadou Kourouma; *Allah n'est pas obligé*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The Discourse Practice of Urban Youth in Modern Tanzania

Ao Manyun, Yan Ziyi / 208

Abstract: Since independence, the Tanzanian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wahili language as one of the key instruments in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This policy has successfully made Swahili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Tanzania. However, despite the state's continued emphasis on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urban Tanzanians have created and developed a more colloquial form of expression, namely the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As early as the 1950s,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1980s, it developed rapidly in urban areas, and most of its users were urban youth. This article collates the data of the author's field survey in Tanzania from 2008 to 2016. By comparing the previous representative Street Swahili dictionar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with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analyzes how its creators practiced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ety,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discourse practice and modern social change in Tanzania. We found that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embodies soci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as well as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ts rapid growth was amplified amidst the waves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within the coun-